

21世紀的 宣教夥伴

貝偉略

Warren & Stroma Beattie
1991年加入使團
現任使團宣教研究主任

二十世紀，普世教會的重心由北（西方世界）轉到南（主體世界 the majority world），主體世界的基督徒人數已超越西方世界，意味著我們需要建立新的夥伴關係，鼓勵主體世界的教會參與宣教。

二次大戰後，普世教會意識到需要彼此合作。1947年，國際宣教協會在加拿大惠特比市的大會上，提出「服膺基督、同心配搭」的口號。

普世宣教與夥伴關係

多年研究亞洲宣教趨勢，首爾普世宣教學院的創校院長李泰雄（David Lee）指出：「把西方宣教運動和2/3世界宣教分開討論，是較便捷，但流於簡化，我們應該以普世、整全的觀念來看宣教。教會只有一個，領受同一個使命，我們不應單打獨鬥，而當以普世教會觀參與普世宣教運動。」

若要教會投入普世宣教，就要培養夥伴關係，協助以下三方面的拓展：

差派地區與工場皆建立穩固的宣教架構；

了解宣教士不同階段的需要，提供整全的關顧網絡；

適切的職前、在職培訓。

切合所需

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新興的宣教運動可汲取前人的經驗，或向西方宣教士學習，或配合主體世界的宣教運動。

組織架構

我們應當避免極端的觀念。我們可能會以為的西方宣教運動與主體世界的情況大異其趣，沒有絲毫值得借鏡。愛士考伯（Samuel Escobar）諷稱，這好比年輕的大衛穿上掃羅的盔甲，想走也走不動，暗指主體世界的宣教運動需要走出自己的路，莫倚賴西方的觀念與科技。

其實，完善的架構與良好的發展策略，可以來自國際或西方差會，也可以來自主體世界。好些亞洲差傳機構希望借鏡使團的經驗，結果催化連大理（Denis Lane）寫成《差傳事工手冊——教會·差會·宣教士》一書。近年，主體世界亦出現好些差傳典範。例如在印度文化中，領導層與財政多由家族掌控，以致架構透明度有限，外人難以獲得栽培，但印度宣教協會（IMA）訂定政策，建立開放的架構以推動宣教。

透過合作，宣教機構彼此學習，就能更有效地推展事工，培育更多質優的長期宣教士。

宣教士關懷

亞洲宣教士關懷網絡的發展令人鼓舞，但這方面的文獻仍多半來自西方，而他們確有實務經驗可分享。內子出任使團醫療顧問十多年，為二千個大人小孩提供醫療方面的照顧，曾為約一千名新宣教士作健康檢查。相信一間差派教會的醫生，有生之年也難獲得如此豐富的經驗。

關懷宣教士的人，除了具醫學、心理、教育等專業知識之外，也應具備跨文化事奉的經驗，方能體會宣教士在異文化工場上面對的困難。新興宣教運動所碰到的難題是，支援同工缺乏異文化生活體會與工場事奉的經驗。他們以專家身分關懷，卻缺乏同理心。他們以為專業足以彌補，然而，沒有宣教經驗的人去關懷宣教士，就像一個從未公開演奏的音樂老師教導學生演奏！

亞洲宣教運動需要與世界各地富經驗的專家配搭，培育專業人才成為有宣教經驗的關懷者。

宣教士訓練

在世界福音派聯盟的努力之下，如今的宣教訓練可算是全球化。

研究指出，良好的宣教士訓練應包括三方面：1. 聖經研讀，2. 文化認知，以及3. 宣教學與神學的訓練。而

宿舍生活能幫助宣教士在知識、人際關係與事奉技巧上有全面的成長。

同樣地，訓練者需具備宣教經驗，否則，就難以理解宣教士在專業、事奉、品格各方面所需的特質，遑論如何將理論與實務融會貫通，用親身經驗傳授給準宣教士了。

宣教士預備長期委身、深入認同另一種文化，與經貿外交作短期居留的心態是截然不同的，後者著重表達差派國的文化與觀點，不宜太認同當地文化，和宣教工作背道而馳。

過去數十年，韓國宣教士深深體會到良好的訓練是何等重要。韓國的宣教士在單一文化中成長，面對異文化適應經歷重重掙扎，近年，他們互相配搭，加強宣教訓練，結果愈來愈多人堅毅不屈，融入異文化中，委身長期宣教。

結論

我們或以為夥伴關係是現代思潮，其實是源於聖經！在約翰福音十七章，耶穌呼籲門徒要彼此相愛、互相扶持，讓人看出基督徒的品格。因此夥伴關係有其象徵意義，為要凸顯基督教會的美德——多元中的合一，來自各族各民的基督徒，為了神的國度，齊心協力。✠

